

SHUHUA JIANGANG YU PAIMAI
SHICHANG

书画鉴藏

与 拍卖市场

● 洪丕谟 编著



学林出版社

书画鉴藏与拍卖市场

洪 丕 谟

学林出版社



书画鉴藏与拍卖市场

编 者—— 洪丕谟

责任编辑—— 褚大为

封面设计—— 范桥青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 / 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5 万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16 - 554 - X / J · 39

定 价—— 15.00 元



SHUHUA JIANGANG YU
PAIMAI SHICHANG



责任编辑 褚大为
封面设计 范峤青

目 录

上编 书画家与作品

武则天一手好字	3
唐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	5
文嘉《王百谷半偈庵图》	8
曹雪芹奋笔画石	10
杨伯润立轴《山水清远图》	14
翁同龢行书《馈奠俟已多日》信札	16
康有为“弹琴闻政理”四尺对联	18
弘一法师魏体“灵化”墨迹	21
金天翮隶书条幅	24
车静宜女史的画	26
杨度的字	29
郑孝胥书扇	31
赵时櫛《花鸟》泥金成扇	33
钱振鍤七言行书对联	35
狄葆贤七言行书对联	38
黄宾虹《栖霞晓望图》	40
追忆齐白石《墨蟹图》	43
丰子恺手书《一剪梅》	45
丰子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造像	48
沈尹默行书条屏《陈简斋诗》	51

白蕉行书《辛弃疾〈定风波〉词》折扇	53
白蕉《水墨兰花》成扇	56
陆小曼的绘画	58
梁实秋行书《王荆公长干寺诗》条幅	60
陆俨少《深山采药图》札记	62
我所收藏的朱屺瞻画作	65
唐云《水墨兰竹》条幅	69
唐云行书对联欣赏	71
孟光其人其画	73
毫盞画家吴野洲	76
谢稚柳《绿萼梅桩图》	79
刮目重新看启功	82
启功《论书绝句》书法横披	84
钱君匋篆刻撷拾	87
十发先生的画	90
刘旦宅《少女骑驴图》	95
姚有信给我作画	98
亲情画意两相辉	
——家父临赵之谦“花卉、书法”成扇小记	102
丕森弟的绘画与教学	104
歙砚精品展先睹记	108

中编 书画创作、欣赏与收藏

看书赏字读名画	113
我的砚田生涯	116
“清白家风”画蔬果	119

作书偶赋	122
笔墨不随时代	125
笔墨当随个性	128
偏爱文人书画	131
书画代笔	134
假货精彩亦堪玩	138
书法欣赏漫谈	142
书法的美感、个性与技巧	147
墨法随谈	149
书画欣赏与精神获得	152
书画专题收藏	154
书画直幅显魅力	157
品赏书法对联	159
册页的韵味	161
册页清芬翰墨香	164
别有意趣的书画手卷	168
画牛漫笔	170
唐朝皇家书画收藏	173
古代书画收藏家	177
古代书画鉴定家	184
书画聚散知多少	189
记述书画收藏的著录	198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	201
梅调鼎作品集稀如星凤	204
《王心翰书法选》管窥	208
收藏者的良师益友	210

下编 书画拍卖与艺术市场

唐宋书画市场	215
北京荣宝斋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18
上海书画拍卖行龙头	
——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	220
德康周日拍卖会	223
德康拍卖行情火爆	226
上海拍卖行的字画拍卖	228
南京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30
昆山市金腾拍卖行	232
浙江杭州国际商品拍卖中心	234
台湾甄藏国际艺术有限公司	236
书画申城拍卖潮	239
小记艺术品拍卖交易会	246
金秋书画拍卖记	249
上海拍卖行 1995 年春季中国书画拍卖会	252
中国书画市场行情启动	257
上海滩书画拍卖大战	259
邀游书画艺术市场	
——上海拍卖行孙宗礼访谈	261
杨振雄心灰卖画	266
古今书画的市场比价	269
影响书画价格的因素	271
按尺计价与按质论价	275
买名气还是买质量	279

爱好还是投资	282
书画投资与股海风波	285
潜心觅精品	287
拾“皮夹子”	289
书画鉴藏热中的心理因素	291
书画拍卖市场买主众生相	295
书画作假使人愁	297
书画地区性造假	299
书画造假能手	303
书画家签名	308
书画落款的识别	311
书画辨伪中的印章	314
丁堂的书画鉴别经验	317
朵云轩藏书画精品集	320
中国古玩行情博览	323
进入《东方艺术市场》	326
当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	329

上 编

书画家与作品

武则天一手好字

夏夜凉风卷来,看大牌明星刘晓庆领衔主演的《武则天》,在消遣中感受历史风云、美的享受,也算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历史剧一集一集,已经播放到武媚娘为丈夫高宗皇帝批览奏折了。看武则天身穿大红宫装席地而坐,落笔簌簌时有所思的样儿,我想起了武则天的书法。

古往今来,我国历史上女书法家,从东晋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到唐朝的武则天、薛涛,到南唐宫人乔氏,到宋朝的谢天香、王英英,明朝的马湘兰、薛素素等,真是人才辈出,代有建树,在我国灿烂的三千年书法园圃里,绽放出不少鲜活的奇葩。

在这些鲜活的奇葩中,女皇武则天,更以她独到的艺术运思,为我们留下了万古不磨的历史名作《升仙太子碑》。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说:“升仙太子是张昌宗,武后迷信王子晋后身,碑立于王子晋祠。”

原碑制作于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王子晋祠在今河南省偃师。当时写碑,武则天先用自己拿手的鸟形飞白书体,蕴思落墨,一气挥成“升仙太子碑”六个大字,作为碑额。然后又用行书、草书、楷书,交相迭出地一句一句,

行一行地写将下去，真是各种字体，星月交辉，而以行书为主，烂熳得紧。有意思的是书写之时，媚娘还在碑里不断夹进好多自己创造一度推行天下的新字。所以后人考证，要是唐碑里夹进武则天所造新字的，那就一定是这个时期留下来的文物无疑。因为后来中宗复位，新字随即就废除不用了。比如造日为“囧”，造地为“𡗗”等，总共造了 19 个字。

碑书笔法，提按顿挫，干净利落，很有力度，一反初唐以来太宗书法瘦劲风气，而时时趋向于肥，面目一新，使人大开眼界。在历史上，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想不到在书法上，她也有着这种上承下启的功绩，实在让人刮目。在她以后，风流的唐玄宗，就是把字写得非常肥健的一个皇帝书法家。

笔法之外，书法创作，还有一个字体结构和布局谋篇问题。我们看《升仙太子碑》，字的结构，风神洒落，劲朗中不乏妍美的韵味，体现了女性书法的独到魅力。再如篇幅上的分行布白，也出落得疏疏密密，恰到好处，有着一种雍容大度的气象，且笔势从上到下，一气贯穿，又时时处处，示人以水流花发，云在意迟的美快。

《偃师县志》记载武则天的书法，曾说：“（武）后初得王导十世孙方庆家藏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有丈夫气。今观其草法极工，有乌丝方格，尚似章草用皇象书。”给我们说出了武则天书法的进步由来和一些艺术特色。

其实，武则天不但自己写得一手好字，就是她老公高宗皇帝，也在书法上修养有素，比如高宗所写《大唐纪功颂》《万年宫铭》《李洙碑》，还有《欲僻洛城帖》等，就都写得凤翥鸾回，给人美感，真是好一对夫妻书法家！

唐写《金刚般若 波罗蜜经》残卷

大概还是“文革”中期吧，上海收藏界前辈高络园送我唐人写经硬黄残卷一纸，极为珍贵。当时斯文扫地，人心惶惶，高老收藏宏富，浩劫之余，尚有不少珍品，这时他已高龄九十，身体虽称清健，毕竟风烛残年，加上浩劫带来的精神创伤，所以看到我这个年轻书画迷偶尔前去看他，心头便有千丝乐意，犹如云去月来，脸上绽出笑容。一次他还特地画了一幅竹石册页，郑重送我，画上拳石玲珑，瘦竹猗猗，竹和石在画品里向以坚劲著称，都是从自古以来人们心目中的硬骨头；他画这幅画时，是否表现内心自我，我不知道，既不便问，也不敢问，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里，惹出乱子对于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将会意味着什么，这我知道。

他除了爱我后辈，送我画作，再有就是所赠这件硬黄唐人写经残卷了。残卷高 24 厘米，横 54.5 厘米，写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卷残尾共三十一行，除了一行诗偈占二十字，其他每行整齐划一为十七个字。

有种说法，唐朝人的书法，分为书家字和经生字等。所谓“经生”，就是以抄写佛经为生计的民间书法家。唐朝人读书

应举,有四个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身、言、书、判。身是仪表,言是辩才,书是书法,判是判词。所以读书人若要仕途亨通,非要练就一手好字不可。然而,天底下哪有读书人个个飞黄腾达的好事,于是乎那些屡次落选,时乖运蹇的穷读书们,就浩浩荡荡地加入了为人抄写佛经,维持生计的经生大军。能够以抄写佛经维持生活,并且一时涌现大量高水平的经生,原因在于六朝隋唐信佛成风,人们对于佛经的需求量极大,然而一时却还没有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所以一大批经生们就由此应运而生了。经生们在经年累月的抄写实践中,加上原有的书法底子,那一手写经书法,就出落得愈益精妙入神,得心应手而足以与当时在朝的大书法家们分庭抗礼了。

不过,要是细论书家字和经生字,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就是传世大书法家除了虞世南《汝南墓志铭》、锺兆京《灵飞经》等小楷书,一般书家留下来的小楷作品,简直稀如星凤,而经生们留下来的那些经卷,则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劲爽整饬,人目可观的小字,这当然是不同社会地位和谋生手段造成的不同结果。比如欧虞颜柳,位居高官,生活在社会的上层,所以他们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以为皇家或庙堂书写碑版的中楷或大楷为主了,要是兴之所致,还不妨写写行书草书,比如杜甫称道张旭,就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而经生们就没有这种机会和逸兴了。

然而,经生字的水平却是明摆着的。他们日复一日地抄写着各种经卷,经年累月下来,早已提按顿挫,笔底烂熟,加上写经发自内心的虔诚,以及经生们要求的楷法端正,字迹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人写经,从总体风格看,无不笔酣意沉,楷法端凝,达到了小楷书前所未有的,后罕来者的高度。

例如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大般若经迦叶品菩萨品》、《金光明经》等等就是。

再看我手头的这幅经卷残尾,点画提按顿挫,骨力丰劲,每一笔都精神贯注,写得十分的到家,决无草率的弊病;然而再从每个字到整篇气势看,却又在端正凝练当中,犹如行云流水般地透出几许灵动和鲜活,哪有半丝的滞窒?实在是唐人经卷中的无上神品,万古杰作。北宋米芾《海岳名言》说:“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从这卷稍稍倾向于肥的唐人经卷看,很可能就是中唐时期的经生杰作了。至于米芾所说的“明皇字体肥俗”,“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这又是在书法时代气息之外,加进他的个人偏见了,我们对此大可不必理会。